

现代穿越与魔幻扛鼎之作
在梦境中寻找前世家族的秘密

穿越时空的秘密

敲敲门

qiaoqiao men

雪屏/著

奶油、糖、咖啡和威士忌混合在一起，
他们的名字叫“爱尔兰咖啡”
焦虑、爱、狂热和苦思冥想加在一起，
他们的名字就叫“魔幻现实主义”

对前世今生颠覆性的解读 魔幻与现实的完美结合

穿越时空的秘密

敲敲门

雪屏/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敲敲门:穿越时空的秘密 / 雪屏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104-0711-6

I. 敲… II. 雪…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3312 号

敲敲门:穿越时空的秘密

作 者:雪 屏

责任编辑:连 慧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

版式设计:魏 华

责任印制:李一鸣 杨 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660 × 960 1/16

字数:160 千字 印张:14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0711-6

定价:23.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1

我喜欢的那妞最后一次坐在我腿上的那一天，是2005年5月15日。我记得特别清楚，事情就像刚刚发生过一样。我们坐在三楼的露天阳台上，清风悄悄撩起她睡裙的裙角，她轻盈娇小的身体好似承受不住风的吹拂一般，常常打冷战。不过不要为她的外表所迷惑，我知道她是个狡黠的小狐狸，而我呢，我是个好猎人吗？不用急，答案很快就会出来。

就在这时候，我和我那妞谁都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悄悄走到我家的门口，站住——他穿着一件熨得笔挺的洁净西装，松了松领带，缓缓地将耳朵贴近门缝，听了听，然后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

我和我那妞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个城市的景致。这个城市的所有街道都是蜿蜒的，没有一条是直的。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我那妞就要走了，她要跟一个叫吴森的小子，到那个叫东京的陌生地方去。此时此刻，她一边强打着精神向我频送秋波，一边风情万种地轻轻褪去睡衣，软软地说道：我们到床上去吧，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太粗心了，只注意到她身上若隐若现的少女时代的影子，以至于忽视了她所说的“最后一次”。其实她是在暗示我，我们的这一段爱情故事经过了开始，经过了发展，又经过了高潮，最后也该经历结束了。

就在我们激情勃发的时候，门外的那个人把那封信从门缝塞进来，然后如释重负似的长舒一口气。他是苍白和憔悴的。他双手揣在裤兜里走下楼梯的时候步子十分轻柔，脚底板仿佛是踩在了一片绵软的云上。

妞走了，最终还是走了。知道她会走，不知道她会走得那么快。我万念俱灰地躺在那，懒得爬起来，我想也许我就该这么颓废地躺下去，用不着爬起来再做什么了。假如没有发现门口地板上那封信的话，我准会那样，因为我太爱我那妞了，她的出走给了我致命的一击。只要我一闭眼，她的花容月貌，一蹙眉，一凝眸，便放电影般一一呈现在我的视网膜上。

我躺了整整半个月。

半个月以后，我才重新走出家门，按照那个穿熨得笔挺的洁净西装的人给我在信上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一座楼。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我会跟这座楼有什么瓜葛。我仿佛是在做梦，这座楼真的太老了，老得每一块砖石都积着厚厚的历史尘埃，而且满墙都写着两个字——“危楼”！这座将哥特式与帕拉迪奥式建筑混为一体的铁皮三角楼怎么可能会是我家的祖产？不敢相信，真的不敢相信。记忆中，我们一家几口一直都是住在一个叫益友坊的狭窄楼房里。可是这封信……

我敲了敲门，里边的人把门打开，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哦，是小少爷回来啦。”

我打量那人半天，觉得他很苍老也很陌生。听他说“回来”这两个字，不免有些纳闷，就对那人说：“我不住在这里呀，我是第一次来。请问，您是哪位？”

那人笑了，“哈哈！小少爷还是这么调皮，快进来吧，连我这个老门房都不认识了？”我听了这话，愈发地莫名其妙了。走进去，楼道昏黄一片，望去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在梦里。老门房一双眼睛习惯于躲在浓眉底下看人，常常挂着一脸小心翼翼的笑。

“一晃，这么多年了。”老门房感慨了一句。他穿了一件瞅不出颜色来的夹袄，这夹袄究竟穿了有多少年，现在已经无从判断。不过，那种对襟镶边的夹袄流行的时代总该在50年以前了吧？或许更早。

跟所有的小洋楼一样，楼梯总是在左手特别显眼的地方，而门房又总是在背阴处。跟着老门房走上楼去，我立刻就闻到一股子浓重的陈腐气味。门房笑咪咪地说：“老太太天天念叨着你呢。”

“老太太是谁呀？”我傻傻地问了一句，他没回答，只是一味地带着我往楼上走，这座楼一百年来的故事就从现在开始了。

“见面你就知道了。”老门房敲开一扇门，对里边说道，“老太太您看谁来了。”然后关上了房门悄然离去。这是一间很宽敞的套房，因为大白天还挂着窗帘，所以里边很暗，在那房间的角落里兀坐着一个人，见到我，点上蜡烛，一只手拿了烛台，另一只手护住了烛光，悄悄地走过来。在闪烁的烛光映照下，她深色的侧影显得格外端庄、美丽，可是我却无法判断她有多大年纪。

“我的孩子，我终于把你盼来了！”含了一双清泪，她放下烛台就将我揽在怀里。她的身上竟有一种我十分熟悉的味道，这味道能催眠似的诱我到梦幻般的仙境里去。“房州好不？霞儿好吗？他们的孩子思惠好吗？”她问道。

我心里禁不住突突地跳了几跳：房州和霞儿是谁，我不知道，而思惠却是我的老母亲。不过，从这位老太太的话里判断，房州和霞儿该是我的祖父和祖母，可惜我从未见过他们，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我记忆中的他们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告诉她：“我妈妈已经去世两年了。”到现在，母亲临终时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最后的那一刻，我走到她的床前，见她睁大两只眼，嘴唇抖了抖，什么也没说出来便闭上了眼睛……

老太太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最后“哦”了一声，说道：“她们也是惦记着我呀。”



敲敲门

qiao qiao men

忽然一阵哭骂声从走廊尽头传来，是两个女子的声音。我狐疑地望着老太太。老太太皱着眉头颤巍巍地踱了几步，神色黯然。半天，才自言自语似的叨咕道：“作孽呀，作孽。”

2

老太太一个劲儿叨咕“作孽呀，作孽”的时候，也正是城市最繁忙的时候，鹅卵石铺成的狭窄街道上人声鼎沸，上午的阳光匆匆地把树影子投射在挂着厚厚窗帘的窗上，窗外的汽车喇叭声响一响，屋里的窗帘就抖一抖。

“您是我的曾祖母吗？”我问。

老太太眯起眼看着白垩房顶上精工雕镂的葡萄花纹，坐在那里像一尊石佛。

与外部世界虽然只隔着一面墙，却仿佛隔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全套的乌木家具，透着老派的排场，一股子上个世纪初期的气息扑面而来，拿来排演曹禺的《雷雨》正合适。不过，这些东西跟这座楼是不和谐的。这里原来是英租界，而这座有塔楼、雉堞和圆柱的洋楼的设计师也是个蓝眼珠的比利时人，摆设自然应该是西式的才对。

走廊尽头又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说笑声，好像就是刚才哭骂的那两个女子。我想象得出，能这样笑的女子，一定有着两道弯弯的眉毛、一双清澈的眼睛和两点可爱的笑窝，因为那声音太动人了。

“回头把你的孩子给我抱来看看。”曾祖母说。

我讷讷地说：“我还没结婚呢，哪来的孩子呀？”

曾祖母却肯定地说，“你有，你已经有了。”

就在我反复推敲曾祖母这几句极简单的话的含意的时候，曾祖母



又说：“我累了，去看看那老东西吧，他毕竟是你的曾祖父啊。”曾祖母脸上虽还挂着笑，但那已经是苦笑了。

我突然有了一种依恋亲人的感觉，默默地走出套房。站在走廊上，目光扫视着一扇一扇栗色的门，恍惚可以听到里边的哗笑声、麻将声以及唱戏声，而且唱的是《玉堂春》。曾祖父在哪一个房间呀，该问问清楚才是，我心想。

一直到了走廊的尽头，我才驻步。不知什么时候，老门房鬼魅似的出现在我面前，一对小眼珠滴溜溜地转：“小少爷，要不要我帮你去向老太爷禀报一声？”我觉得他那小眼珠里发出的闪闪的光，很让人捉摸不定。

“你能告诉我，老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问。

老门房翻翻眼皮，本来就猥琐的表情里流露出几分狡黠，他说：“老太爷原来就是个普通的乡下人，耕地，种庄稼，跟我一样。哦，忘了说，我俩本来是一个村的，他在村东头，我在西头，都是沧县的。他的小名叫碌碡。”

我记得我曾问过妈妈，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妈妈说她和爸爸都是孤儿。现在回想起来，妈妈说这话时神色黯然。“一定要把我家族的故事弄清楚”的意念，就在这时候像闪电一般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一定要把一切弄清楚，一定。”我想。

“那么后来呢？”我又问道。老门房刚要说话，只见从光线较暗处走过一个年轻女子，穿一身浅色的衣裙，凝眸而立，然后飘飘然犹如梦中神女一般走过去了。

老门房似乎轻松了一些，接着说：“后来，闹蝗灾，没吃没喝，就一块儿当兵了。老太爷心眼比我活泛，不久就当官了，而且越当越大，我只有给他做警卫的份了！”他的话音愈来愈弱，终于成为了喃喃自语，最后用一声叹息来结尾。

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老门房推开一扇门，说道：“小少爷自己进去吧。”随后幽灵似

的一闪，就不见了。

空旷的客厅十分静寂，一缕鸦片味像一阵风，直往我鼻孔里钻，令我脑袋微微发胀。这里三面有窗，家具也很华丽，靠窗的地方还有个气派的沙发榻，却没有一个人影。

幸好墙壁上挂着一幅照片，照片里的人一身戎装，虽然瘦削，脸色阴沉着，但眉宇间还是夹着一些英爽。我慢慢地移动脚步，走过去，仿佛不是走向一幅照片，而是走向那个被曾祖母称为“老东西”的人。他穿的军装很奇怪，我从未见过，不知曾祖父当的是什么兵。后来还是老门房告诉我，他们加入的是军阀吴佩孚的队伍。

我凝望着照片里的曾祖父，他威严的目光也投射在我的脸上，目光中似乎有隐隐的忧悒。

“你是来见老太爷的吗？”这时候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士进来，我认出就是刚才在走廊里遇到的那个。这是个典型的洋楼里住着的女人，每天晚上，穿着开衩很大的旗袍，出现在权仙电戏院门口的大概就是她这样的女人。

不过，此时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她，穿的却不是旗袍，而是一身耀眼的水红色狐摆裙，软缎的长袖在瑟瑟飘摆。我冲她点点头，想说明身份。

“我知道你是谁。”她说，一双眼睛在眼窝中闪烁着幽光，然后，嫣然一笑，顺手摸摸我的脑袋，“你跟我来。”



3

“老太爷平时称呼我‘娇娇’，你就叫‘娇老太太’好了。”

她把我带到一间有百叶窗的大房子里，让我站着，自己则点上一支烟，坐在一张转椅上，把双脚跷到窗台上去，白皙的脚趾上还涂着蔻丹。我咬住下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无论怎么看，她都不像个老太太，她很白，白得面无血色，我找了半天也没在她的额头和眼角找到一丝皱纹。

“怎么，连你也看不起我吗？”她一下子变得目光如冰了。

我不知所措。“就因为我不是老爷的妻也不是老爷的妾？就因为我有过几次红杏枝头春意闹？可是，你们老太爷当初是应承要将我明媒正娶的，你知道不？我不答应，他就给我跪下了，你知道不？老东西说没有我，他就活不下去，你知道不？”她的话我信，她真是个俏丽的女人，一个罂粟一样诱人而又致命的女人。

“娇老太太，您是误会我了，我没有看不起您。”我说。

“这才乖。”她笑了，她的神情如同夏夜的闪电，说变就变，“喝酒吗，孩子？”

“不，在您老人家面前，孩儿不敢放肆。”我装模作样地说。我平时真的不喝酒，只有跟我的姐在一起时才喝。

“小样儿，嘴还挺甜的。我知道，你奶奶一定在背后没少说我的坏话，她恨我，所以才跑出这个家。”

“我奶奶是跑出这个家的?”

“是啊，还把我的兄弟拐带走了。我就那么一个亲人!”

后来我才知道奶奶出走的真相。可是从现在起，我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我是这家的少少爷，而不再是给报纸赶稿子的那个小记者。

娇老太太突然拍了拍巴掌，楼道里马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丫鬟模样的少女低头走进来。原来她叫玫子，也根本不是什么丫鬟身份。

“给小少爷准备一间客房。”

给我准备的客房里边摆满了楠木书架，我想这里原来一定是一间书房，老太爷一定经常在这里读四书五经，可是翻了翻，都是些译林小说，还有就是郭沫若的《女神》和滕固的《壁画》之类的。

“你将就一下，这是我读书的地方。”她对我说。

这显然出乎我的意料，“都是些好书啊。”虽然心里愕然，我却表现得很自然。

“是啊，的确都是些好书。”她抽出一本王以仁的《孤雁》，嘴唇翕动，默默地读出了几段，然后把书郑重递给我，“这是我在南开读书时最喜欢的书。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正好碰上了你们老太爷坐车从这路过，他一眼就看上了我，从此就天天守在我们学校门口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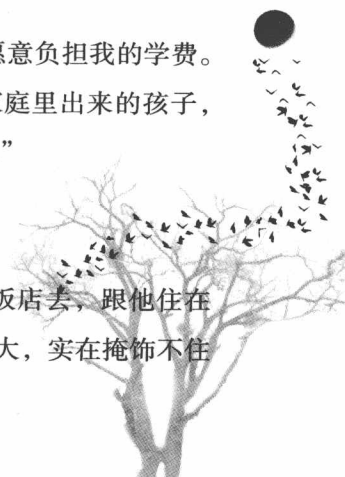
“后来呢?”我问道。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模糊而美丽的身影，穿行于往日的岁月里。

“后来，老太爷就拿着他的名片来找我，说是愿意负担我的学费。那时候的他，很威武，也很温柔。我是个小职员家庭里出来的孩子，父母双亡，只和一个兄弟相依为命，也就答应他了。”

娇老太太显出一脸莫名的忧郁。

“你毕业了吗?”

“没有，每天下学他都来接我，把我接到交通饭店去，跟他住在一起。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肚子越来越大，实在掩饰不住



了，只好休学。”说到这里，她的两眼通红。

“那么，那个孩子呢？”

“听说我有了身孕，老太爷几乎高兴死了，总是把我的脚趾含在嘴里，‘乖乖宝宝’地叫。他对我的脚，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嗜好，总玩不够、亲不够。一次，他亲我的时候，我痒，就躲来躲去，结果跌到了床下，流产了。从此就再也不能怀孕了。以前他总夸我是一块好庄稼地，不能怀孕了，我在他眼里就成了盐碱地。娶我的诺言，迟迟也没兑现。我所熟悉的那些宠爱，已经随着胎儿的消失而烟消云散了。为此，我哭过闹过绝食过，都毫无效果，我彻底绝望了，终于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服毒自尽，被抢救过来以后，老太爷怕了，只好把我领进了这个家，但是仍然没有任何名分，好在他答应我的弟弟也可以随我一起来……”她的脸上水雾氤氲。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她弟弟和我奶奶的故事，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五十年前？还是四十年前？我急切地想即刻走进他们的那个年代，把所有的谜团统统解开。

“回头再讲给你听，看你老太爷去。”她说。

“老太爷在哪里？”

“在他的饭堂，难道你奶奶没告诉过你，老太爷一天里大半时间是消磨在饭桌跟前的？”

“我从来没见过我奶奶。”

4

仿佛回到过去。

过去常常会以梦境的方式再现。

这是我在三角楼做的一个梦——

穿过大片青纱帐，在两道垄沟中间，有两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在掰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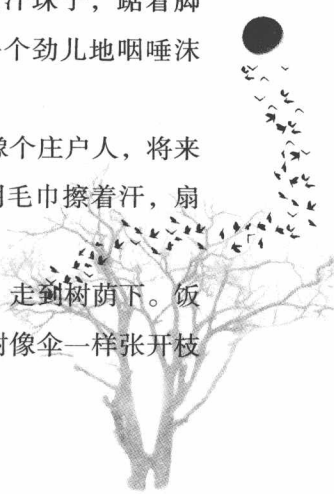
肥大的玉米叶子相互摩擦着，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玉米穗子飞扑到他们的眉毛上、头发上。两个人中脸上满是干裂皱纹的那个是爹，而那个胸前挂着红肚兜的是儿，爷儿俩偶尔交谈上一两句话，手脚却不拾闲。

到了地头，他们伸了伸懒腰，爹说：“碌碡，把那两垄掰完再歇吧！”

“我不，爹，我饿了。”碌碡说着，擦擦额上的汗珠子，掂着脚尖，用手遮着刺眼的阳光，瞅娘送饭来没有，还一个劲儿地咽唾沫……

他爹给了他一巴掌，教训他说：“你小子真不像个庄户人，将来可怎么着啊！”他叹了口气，疲倦地坐在沟沿上，用毛巾擦着汗，扇着风。

娘送饭来正是日头当午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走到树荫下。饭食是贴饼子就着小葱拌豆腐和腌疙瘩头。一棵老槐树像伞一样张开枝



叶，从树叶儿间的空隙中透进来的光线，斑斑点点地洒在一家人身上。

碌碡一口气吞下去六个饼子。他吃得很猛，喉结一缩一缩的，脖子上的青筋都绷了起来。

娘问他吃饱了没，他说刚半饱，爹说：“就知道吃，做活计要是也这样，你就出息了。”

娘心疼地说：“让他吃呗，正是长身子骨的时候，又不是啥好吃食。”娘梳了个髻，缠了个脚，很是慈祥。

“就是。”碌碡不可一世地说，“要是给我吃一块肉，所有的棒子都由我来掰。”

“别的没学会，倒是学会吹牛了。”他爹不屑地横了他一眼，漫不经心地揉了一下他的脑袋。

“爹，我没说瞎话，说瞎话是小狗。”他的牛脾气上来了，梗着个脖子。

一想起流着肥油的肥肉，他就馋得不行，庄户人家一年吃一回肉就不错了，那还是在年下。

“那好，就让你娘做肉给你吃，看你能把庄稼都给我收了不！”他爹狠狠地捏了一下他的鼻子。爹是疼他的，只是让人觉不出他的疼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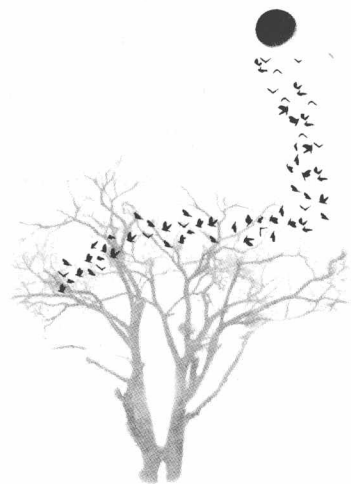
碌碡万万没想到，爹真的叫娘给他炖了肉，尽管是一块带骨头的肉。他两三口就吞了下去，总的感觉就是香！

等爹娘睡下去以后，他背着柳条筐摸黑下地了。爹是早起叼着烟袋锅子来的，到地头一看，碌碡差不多把所有的棒子都掰了，堆成一座小山，这会儿，正割玉米秸呢。他爹怔怔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村头有一家寡妇，听说了，赶紧炖了肉，请碌碡帮忙。那寡妇一心指望着才四岁的孩子将来得个一官半职，给她请个封诰，表个贞节，所以没有改嫁，也不敢求村里的汉子代耕代收，怕坏了名声。碌

碓就不同了，才十五岁，还是个半大孩子。

吃了肉的碌碓，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寡妇总是忍不住躲在树后头，窥视着他那一身的腱子肉和充满野性的眼睛。



5

这么一双充满野性的眼睛，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老太爷一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是吃喝，吃饱了，喝足了，才会想到女人。”娇老太太说。

“也许，他是饿怕了。”我说。我竭力去想象老太爷狼吞虎咽的样子。那双盯着满桌的山珍海味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痴迷眼神，不时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通常习惯于用“贪婪”两个字来形容这种眼神。

“老太爷从来不跟大伙一起进餐，他吃小灶，厨子是从沧州老家请来的。如果你以为他吃的是山珍海味，那就错了，他只吃贴饼子、山芋粥和炖肉，几十年如一日，自打我进了这个家，就没见他变换过菜谱。”

“真是个怪老头。”

我随着娇老太太穿过走廊，进了一扇门，她招呼了声“妹子”，这时我看见了刚才那个苗条的年轻女人。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她，令我不喜欢的并不是她的风情万种，而是她表情太过丰富的脸孔以及太过热情的声音。那女人走到我跟前，说“这就是房州和霞儿的孙子吧”，然后就拥抱了我，眼泪落到了我的脖颈里，冰凉。我敢肯定地说，刚才我所听到的叫骂声，定是面前的这两位发出的。

“这是你红老太太，大概你的奶奶也没跟你提起过吧？”娇老太太的眼眸是热情的，可是语气却是鄙夷的。